

滄海叢



古代文學精華

郭丹著

文學

東大圖書公司



古代文學精華

郭 丹 著

古代文學精華／郭丹著．--初版．--臺
北市：東大發行：三民總經銷，民83
面； 公分．--（滄海叢刊）
ISBN 957-19-1643-9（精裝）
ISBN 957-19-1644-7（平裝）

1 中國文學—論文，講詞等

820.7

83002891

◎ 古 代 文 學 精 華

著作人 郭 丹

發行人 劉仲文

著作財產權人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復興店／臺北市毛與北路交八六號

重慶店／臺北市重慶南段一段六十一號

郵 撥／〇一〇七一七五——〇號

初 版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五月

編 號 E 82067

基本定價 叁元叁角叁分

行政際新聞局登記證局版權業字第01九七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57-19-1644-7（平裝）

序

一

《古代文學精華》是收錄郭丹先生十七篇學術論文的著作，郭丹先生是福建省立師範大學中文系的教授，也是大陸文革（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以後成長的一位後起之秀。他擅長於詩學，也擅長研究散文，如果您跟他接觸，您一定會發覺他是一位銳利、却又是一位謙和的學者。

二

序

一 / 一

首先，我說他是個銳利的學者，是從他研究學術的態度來看。他讀《詩經》、《楚辭》、《左傳》、《莊子》、《史記》、《昭明文選》、《文心雕龍》等古代文學典籍，能以犀利的眼光，銳利的分析，找到問題，解答問題。像《詩經》、《左傳》、《莊子》等古籍，歷代多少文人涉獵其間，我們要從中找到可以置喙的地方，能有新的見解或發現，必然要有過人的觀察力和

判斷力。我們從他的著述中，不難發現他是經過嚴格訓練培養出來的學者。今人研究古代文學，有兩條可行的途徑：一是有新資料的出土，前人未曾發現、未曾研究過；一是新研究方法的運用，才能有新見解、新結論。而郭丹先生的十七篇論述中，所用的文獻資料是舊有的，並不是新出土的資料，但他每篇都有新見解，便是使用新研究方法所致。

例如「詩經」中的圖騰崇拜，便運用民族學、民俗學的研究法，從歌謠中反映原始民族對圖騰的崇拜，比起就文學研究文學，研究的領域已拓展，且趣味性高，可讀性就提高了。又如「離騷」審美特徵三題，能從美學的角度來看《離騷》，確立儒家美學是以真與善的結合為美，不以寫實為唯一的文學途徑，而開創了象徵、浪漫文學的道路，點出屈原在《離騷》上的成就。在此僅略舉一二例，以見郭丹先生分析的審慎，著筆處，可以看出他銳利的見解。

三

其次，我說他是個謙和的學者，我認識郭丹先生，是因唐代學會開學術會議的機緣。民國八十一年（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和唐代學會所合辦的「第二屆國際唐代學術研討會」，在臺北召開，由於他也研究唐代文學，我們邀請他與會，他和陳定五教授合撰「天際白雲自舒卷——李白五律藝術論」一文，參加唐代學會學術研討會，在會中與他交往，我發現他為人謙和，是一位謙謙君子的新秀。

四

回憶四、五十年前，在家鄉閩西——龍巖讀小學、中學時，在最高亭下，在虎嶺松濤的仰山書院下讀書，跟郭丹先生談起家鄉事，才發覺他也是在這種淳樸、辛勤的環境中成長。因此我想起兩年前向高中國文科資賦優異營的同學講話時，所說的一句話：「只要有一棵菩提樹，便能得道；只要有一盞讀書燈，便能照亮前程。」如今，一般人休閒的時間，都在看電視，如果能撥一些時間來讀書，我想這種生活會更充實的。在此，看郭丹先生的著作，他所讀的是古代的文學典籍，同時也可以引證一個學者的成長，是要經過辛勤的苦讀才能有一些成就。由於他的書出版，我也樂意為他寫序。

邱燮友

於香港荃灣珠海書院
民國八十三年二月元宵節前夕

古代文學精華

目次

序

《詩經》中的圖騰崇拜	一
從《詩經》的創作實際論「言志」「緣情」說的統一性	二三
漫說「鄭聲」	三七
關於《詩經·召南·行露》的解釋	四五
《詩經》研究述評	五五
《離騷》審美特徵三題	六七
論《昭明文選》中的詠史詩	八三
《左傳》的勸懲原則與時代精神	一〇一

《左傳》人物形象系列及其意義·····	一一五
《左傳》寫人藝術綜論·····	一三一
思涉鬼神 工倅造化·····	一四五
——《左傳》夢境描寫的藝術魅力	
從《左傳》看春秋時期的文學思想·····	一五九
筆舌之妙 微婉多切·····	一七五
——讀《獨之武退秦師》	
《左傳》戰爭描寫論析·····	一八一
莊子的文學·····	一九三
情深而文摯 氣積而文昌·····	二一三
——《史記》文氣例說	
讀《文心雕龍》札記·····	二二七
——從《神思》《物色》篇談劉勰對陸機藝術構思論的繼承和發展	
後記·····	二三七

《詩經》中的圖騰崇拜

序 言

圖騰崇拜是母系氏族社會的產物，無論從文獻記載，考古發現，歷史記載以及民族學資料來看，中國原始社會的圖騰崇拜是大量存在的。不但存在，圖騰崇拜作為一種原始宗教信仰和抽象觀念，已深深積澱在先民的頭腦中，成為一種原型意象影響到古代文學藝術的發生和發展。《詩經》的時代距離母系氏族時代已相當遙遠，然細讀《詩經》，仍然可以發現其中的圖騰崇拜這一遠古時期人類精神的碎片與心理殘跡。探尋《詩經》中的圖騰原型意象，對於藝術發生學的研究，或許可以提供某些借鑒和思考。為此，本文擬從三個方面來論述遠古圖騰崇拜與《詩經》中的原始意象的關係，以就教於大方之家。

一、潛在記憶的痕跡：史詩、祭祀詩與圖騰崇拜原型

在氏族社會時期，各氏族部落都信仰圖騰。氏族社會的人們相信，各氏族分別源出於各種特定的物類，這些物類大多數為動物（如某種鳥獸、魚類等），其次為植物和其他物種，因此把這個物種作為本氏族的圖騰物。圖騰信仰認為人與這種圖騰物之間有一種特殊的血緣關係，當時的人們正處於母系氏族社會，子女知其母不知其父，也不清楚男女性結合與生育的因果關係。人類在追溯自己的來源時，只知道自己的母親、祖母，而不知有父，因此把各自的圖騰物作為祖先神來敬奉。每個氏族既然都起源於某種圖騰，並為該圖騰所繁衍，於是這種圖騰就成為該氏族的祖先神、保護神，也成為該氏族的徽號和象徵。圖騰是一種神聖的、與己有親密關係的崇拜對象，人們對它除了崇敬，更有一種神祕感，於是創造出許多有關圖騰的故事，以及具有圖騰崇拜色彩的感生神話。在《詩經》中，圖騰物或圖騰崇拜，作為「人的祖先的往事遺傳下來的潛在記憶痕跡」（舒爾茨《現代心理學史》）的原型意象，首先存留在那些歌唱氏族起源、始祖誕生的具有民族史詩性質的詩歌和對先祖的祭祀詩歌之中。

有人認為，「直到殷商之時，母系氏族文化尚是十分主要的文化形態。」^①所以，作為母系

① 史雙元、鄭朝暉《中國古神話特質》，《南京師大學報》，一九八九年，第四期。

氏族文化的產物——圖騰崇拜，在商族人的祭祀詩中，有鮮明的痕跡。〈商頌·玄鳥〉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這是衆所周知的殷商民族祖先契誕生的神話，證明商族人以玄鳥爲其圖騰。《毛傳》：「玄鳥，鸛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鄭箋》：「天使鸛下而生商者，謂鸛遺卵，娥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春分時節，燕子（即玄鳥）飛來，湯之先祖即有娥氏之女簡狄，祈於郊禖，吞玄鳥蛋而生了契。關於簡狄生契的同類記載，又可見於《禮記·月令》、《山海經·大荒東經》、《楚辭·天問》、《呂氏春秋·音初篇》、《史記·殷本紀》等古代文獻之中。《禮記》乃戰國至秦漢年間書，《山海經》的成書，最早不過戰國初年，〈商頌〉乃商人之詩，所以從時間上說，〈商頌·玄鳥〉應是最早的記載。鳥圖騰是古代東夷族（東方集團）的主要圖騰形式，其覆蓋區非常廣闊，從遼東半島到南海，中國全部海岸地區的主要圖騰形式幾乎都是鳥圖騰，從帝俊（即帝嚳、高辛氏）到舜，從少昊、后羿、蚩尤到商契，都是以鳥爲圖騰的部落氏族。遠古氏族對本族圖騰都有一套祭祀儀式，每個氏族都定期或經常祭祀自己的圖騰。在遠古氏族人們的觀念中，圖騰與祖先或先妣往往是同一的東西。久而久之，圖騰崇拜與祖先崇拜便深然一體難以區分。古人祭祀的目的是請求祖先與圖騰的庇祐，遠古氏族堅信「氏族的圖騰變爲本氏族的特殊保護者」（蘇·柯斯文《原始文化》，頁一七一），所以在祭祀祖先的頌歌之中，從歌頌先祖而推及圖騰，對圖騰進行摹敘或贊頌，成爲一項重要的內容。在這裏，藝術與宗教儀式已混同

一體了。因為「藝術與儀式同享的衝動，是想通過再現，通過創造或豐富所希望的實物或行動來說出、表現出強烈的內心感情或願望。」^②〈玄鳥〉是禘祭先祖之詩，商族人從圖騰觀念出發，首言契祖之感生，再言成湯之立國，次言高宗中興，最後又回應到商承天意，福祿無窮。這正是遠古圖騰祭祀遺風在〈玄鳥〉一詩中的投影。

〈商頌〉中的〈長發〉，是商族人大禘祖先之詩，開篇先言契之功績，接言契之誕生：「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有娥氏長女簡狄，正當少壯之年，上帝立她為帝嚳之妃，吞燕卵而生契。商族人無論祭祀哪一位先祖，總不會忘記他們的圖騰，因為正是在圖騰的保護下，後昆才有如此烜赫的功業。契乃本之天意，為天所啓，天之驕子，如此靈異而且賢能，其後世世相傳，商族日益強盛，所以，如何叫人忘記那冥冥之中而又赫赫輝煌的圖騰神呢？

〈商頌〉中的〈殷武〉，是祭祀高宗武丁之詩。其中稱頌商湯說：「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據《史記·殷本紀》載：「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而鳴，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此可看作上引詩之本事。

② [英] 赫麗生《古代的藝術與儀式》，轉引自葉舒憲編《神話——原型批評》，頁七九。

所謂「飛雉登鼎而鳴」，此「飛雉」亦恐爲圖騰玄鳥之衍變^③。可見，商族人歌頌武丁，也與其圖騰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商頌〉五篇，均爲祭祀之詩。所祭之祖，以契、成湯、高宗爲主。「〈那〉詩專言樂聲，至〈烈祖〉則及於酒饌焉。」（姚際恒《詩經通論》）其餘三首則以頌敘先祖功德爲主。我疑此五詩本爲一有機整體，乃是一組詩，表現了圖騰祭祀儀式的整個過程，而貫串其中的圖騰物，便是祭民觀念中潛在的祖先神祇的原型。

作爲圖騰崇拜的原型在祭祀詩和史詩中的存在是相當普遍的。因爲「只要創出這些神來的那個民族還存在時，這些神就始終在人們的觀念中存在著」（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周民族史詩〈生民〉也是如此。〈大雅·生民〉是周人歌頌其始祖后稷的史詩。詩的首章敘述姜嫄孕育后稷之神異：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史記·周本紀》、《太平御覽》引〈元命苞〉以及〈生民〉、《孔疏》引〈河圖〉，都作姜嫄

③ 《中州學刊》，一九九〇年第一期載鄭杰祥《玄鳥新論》一文認爲：「古代商族最早應是以雄鷄爲本族崇拜的圖騰。所論甚詳，可參看。又，《淮南子·墜形訓》：『有城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狄，少女建疵。』或認爲簡狄可能即鳥之化身，「狄」同「翟」；翟，一種長尾野鳥，則「雉」是也。參見王小盾著《原始信仰和中國古神》，頁四七，上海古籍出版社。

「履大人跡而生稷」。於此，孫作雲認為是姜嫄踩著大熊的足跡而生了后稷，因而認為周族原是以熊為本族的圖騰（《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丁山先生認為姜嫄應為「名姜，姓嫄」，姜嫄即嫫姜，也就是「獐羊」。獐羊者，墳羊也，即「土之怪曰墳羊」，具有生殖神格（丁山《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頁八）。但從文化系統看，殷周兩族之起源似應皆以鳥為其原生態圖騰。《國語·周語上》：「周之興也，鸞鸞（韋注引三君云：鸞鸞，鳳之別名也。）鳴於岐山。」又《墨子·非攻下》言周武王將伐紂，「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可證周民族與鳥圖騰之關係。《山海經·大荒東經》說：「有五彩之鳥，相向棄沙（盤娑），惟帝俊下友。帝下兩壇，采鳥是司。」五彩之鳥，蓋鸞鳳之屬也。此為帝俊（即帝嚳）以鳥為圖騰之證據。傳說帝嚳有四妻四子：姜嫄生棄（即后稷），是周族祖先；簡狄生契，是商族祖先；慶都生堯；常儀生摯，摯即少昊（據《世本》，袁珂《古神話選譯》，頁二〇四引）。其中棄、契、摯三支，皆以鳥為圖騰。圖騰是始祖神，也是氏族之保護神。據《生民》、《毛傳》、《鄭箋》：「玄鳥至之日，姜嫄乃隨高辛氏帝嚳祀郊禘之時，履上帝大神拇指之跡而感生后稷。」《生民》言后稷之靈異，說「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毛傳》：「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籍之。」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呱然而泣。」《孔疏》：「既知有神，人往收取，鳥乃飛去矣。后稷遂呱呱然而泣矣。此其有神靈之驗也。」后稷初生，乃團圉一個肉胞，置之隘巷、置之平林雖不死，但只是得神鳥之「覆翼」，才破胞而出，哭聲震天。所以后稷之生，乃得鳥圖騰神之護祐。方玉潤謂此詩乃周人

「特推原其故耳」（《詩經原始》）。「推原其故」，使我們看到「經過許多世代的反覆經驗的結果所累積起來的剩餘物」（舒爾茨《現代心理學史》）——遙遠的周族先人原始時期的圖騰原型。正因爲如此，〈生民〉首章顯得靈異、神秘而且瑰麗，把讀者帶入一個美妙的神話境界之中。「推原其故」在頌美先祖先妣時似是不可少的。〈魯頌·閟宮〉之首章，亦歌頌姜嫄后稷之德：「閟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藝文類聚》八十八引〈春秋元命苞〉云：「姜嫄游閟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跡生稷。」如此，則說明姜嫄、閟宮，是同一軌跡上的兩個座標點。魯人頌美姜嫄，不但有強烈的圖騰意識，而且洋溢著一種發自集體無意識之中的優越感。

古代中國並非只有一個統一的圖騰。商周人以鳥爲圖騰，嬴姓秦人亦以鳥爲圖騰。原始時期的夏人以蛇（即龍）爲圖騰。「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媧，正是其圖騰物的人格化。炎帝族以魚爲圖騰，黃帝稱有熊氏，太昊、少昊爲風姓，古代風、鳳相通，當以鳳鳥爲圖騰。一方面，氏族發展，圖騰隨著增生，原生態圖騰會分化出次生態圖騰、家族圖騰和個人圖騰，所以，一個氏族的圖騰又並非單一的。另一方面，就中華民族的發展來說，遠古華夏各氏族各部落經過不斷兼併、融合，其圖騰也不斷演變融合，最後形成了以「龍」「鳳」這一對抽象物爲主的圖騰標記。所以我們看〈小雅·斯干〉裏說：「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意爲夢見熊羆是生男的預兆，夢見虺蛇是生女的預兆。〈小雅·無羊〉說：「牧人乃夢，衆維魚矣，

旒維旗矣。」占夢的結果說，夢見水中魚多，乃是豐收有餘的象徵；夢見畫有龜蛇和鳥類的旗子，是人丁興旺的先兆。這兩首詩所寫的夢象，都與子女生育、人丁興旺、豐收有餘有關，而熊羆、虺蛇、大魚、鳥旗，或許正是原始圖騰在夢中的兆示。再如《小雅·正月》說：「瞻烏爰止，於誰之屋。」烏是周王朝受命於天的象徵。傳說周朝將興時，有一隻遍體通紅的「大赤烏」口銜穀種降臨在周王宮屋上，現在這隻大赤烏要飛到別的屋上，可見周室要滅亡了（參見楊合鳴、李中華《詩經主題辨析》下編）。大赤烏，亦即鳥圖騰之變形。至於「龍鳳」之原型，則更多見。《魯頌·閟宮》有「龍旂承祀，六轡耳耳」；《周頌·載見》有「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大雅·卷阿》寫周召康公戒成王求賢用賢，就直接以「鳳凰」比吉士了。

二、巫術交感原理的再現：《詩經》戀歌新解

《詩經》中有許多反映民俗禮俗的詩篇，帶有濃厚的圖騰崇拜色彩與氣氛。孫作雲先生在《詩經戀歌發微》中列舉了二十三首詩，認為與上古時期暮春三月男女會合，祭祀高禘祓禊求子的風俗有關。所論不差（見《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高禘神是管理結婚生子之女神，實即各部落所認為的最初的女祖。聞一多認為，古代各民族所記的高禘全是各民族的先妣（《神話與詩》，頁九八，古籍出版社）。如前所述，春分時節，燕子飛來，湯之先祖即有城氏之女簡狄祈

於郊禘生了契。郊禘即高禘，是求子之祭，而簡狄又是吞玄鳥蛋生的契。原始人的圖騰信仰與圖騰崇拜，本來就特別重在血統信仰上，體現在生殖禮教上。所以上古時期人們祭祀高禘神本帶有非常濃厚的圖騰意識與圖騰崇拜色彩。

我們知道，在上古原始民族的心目中，圖騰與祖先是同一的東西。隨著時代的推移，圖騰神紛紛向祖先神演化，圖騰物逐漸演變成祖先的抽象物，因此祭祀圖騰與祭祀遠祖，往往是二而一的事情。祭祀祖先的目的，不外是求得先祖神靈保護，以祈子嗣不絕，人丁旺盛。祭女祖的高禘之祭，也有同樣的功能，更何況夏、商、周人對其女祖的認識，又是從圖騰觀念上得來的。由此亦可以再次說明高禘之祭與圖騰崇拜之關係。

祭高禘往往有盛大的儀式。《禮記·月令》云：「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於高禘。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於高禘之前。」天子親往，后妃羣從，祭以太牢，可以想見其隆重。我們從孫氏所舉二十三首戀歌之中也可以看出，三月上巳節的祭祀高禘、祓禊求子的祭儀，不但規模盛大，且具備宏大的神廟歡會性質。這從詩歌的內容、氣氛及男女情戀歡會的讒語諛詞上，都可得到證明（下面將就詩詳論）。這裏有一個問題令人深思，即為什麼這種歡會風俗都是在春季三月？再者，從《詩經》中的其他情歌中我們知道，「詩三百」的時代，禮教的束縛已經形成，男女婚戀已受到家庭、父母、宗族等種種干涉而越來越不自由。自由戀愛，就是「淫奔」，是「大無信也，不知命也」（《鄘風·蟋蟀》）。「娶妻如之